

河北青年文丛



搭桥集

张峻

DAQIAOJ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河北青年文丛

张

搭桥集

张峻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集包括十二个短篇。作品通过一些生活中的横断面，以風趣盎然的笔触，歌颂了具有共产主义豪情壮志的、閃閃发光的人物。

作品塑造了农村中普通劳动者的多种形象：为工作吃苦搶先的基层干部，为集体奋不顾身的青年社員，深钻猛干的老汉，公尔忘私的新型农村妇女，讀后似見其人。作品描写了山区生活的一些方面：青坡放牧，桑林养蚕，山嶺打柴，月下編筐，使人如历其境。

河北青年文丛

搭 桥 集

张 峻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1 8 字數 77,000

1964年1月第1版 196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44,200

目 录

夜过黄土岭	1
牛倌爷爷	10
山庄一农家	19
月 下	27
尾台戏	33
古庙夜記	44
农闲时节	53
蚕 娘	66
搭 桥	77
宜入新春	93
許学贵的嘴	106
赶 集	113

夜过黄土岭

飄飄揚揚的大雪片，下了多半天，傍晚时分才停住了。西北角上漸漸閃出了藍天，昏黃的太阳光斜射在地面，像銀灘上又撒了层金沙，閃耀着鮮艳的光彩。但不多时，地面上便卷起小風，風中夹杂着雪粒，吹打在人脸显得分外尖厉。

“啊哧！啊哧！”坐在車上的一个白臉壯年，伤風似的連着打了两个噴嚏。他縮着脖，紧了紧藍围巾，然后又将一件羊皮大衣裹在腿上：“媽的！真倒霉！咱头一次出車，就碰上这个坏天气。”

“你冷嗎？”另外一个赶車的小伙子，扭过臉，关切地問。他臉龐比車上那人黑得多、胖得多。他在地下走得很久了，两只脚滾得雪榔头似的，棉褲脚上也沾了很厚的一层雪。他望了望車上那个白臉壯年，然后又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，像要从自己身上給那人找点溫暖。原来穿在身上的那件羊皮大衣，早已盖在那壯年身上了，現在，再也沒有別的东西了。于是他体貼地对那壯年說：“喂！你下車走

一会儿，脚就热乎啦！”

那壮年缩了缩脖，没吱声。

载重铁轮大车，咯咯隆隆地走着，震动着道路旁的山谷，像从远方传来的沉雷声。

这是柳塘子庄“红光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车。那个黑脸青年叫王四黑，白脸的名叫赵旺。他俩这次出车的任务是到县供销社拉肥料。赵旺是个新社员，他原本不是大车队上的人，但因为年节要给媳妇买点可心的东西，硬替别人来的。

太阳渐渐地沉下山去，风也停了。王四黑一跃上了车，一抡胳膊，不料碰了自己麻袋里的酒瓶。这是临离家时，媳妇偷偷交给他的：“小心别叫爹看见，不然他是不叫买的。”他接着媳妇的嘱咐，临出城时给老爹打了这瓶酒，余外啥都没买。他抬眼看看赵旺，赵旺像一摊鼻涕似的瘫在车上。

“来！你喝口酒就暖和啦。”四黑说着掏出酒瓶，递过去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用。”赵旺连声推让，但他那哆哩哆嗦的手，早把酒瓶接过来。打开盖，“咕噜！咕噜！”狠劲地喝了两大口，随着肚子里像生起一盆炭火，从里向外热了起来，周身都觉得暖烘烘的。

“哎呀！四黑子，多亏你这酒啊！”赵旺像个刚出笼的鸟儿，高兴得话儿立刻多起来。他一面夸奖四黑好心肠，一面又替自己刚才的“熊样”打掩盖：“哈哈！姜太公也曾

賣過面，後來不也是穩保周朝八百載嗎？是不是？”

趙旺原本是個好說好笑的人，是有名的“碎嘴子”，別看他方才一聲不吭，是叫“冷”把他的嘴給凍僵了。

王四黑才真正是個不多言語的人，有事光在腦子里打轉轉。他不在意的“哼”了一聲，望望天色，又朝眼前西山根子那個村莊看了幾眼，大聲地吆喝着馬，心里想着另外一回事。

趙旺見四黑未答話，他眨眨眼，又轉了話題：

“城里的貨物，到底比咱供銷社全，就拿我扯的那几尺花布說吧，供銷社從來就沒有。給我們小萍買的那件花布衫，論樣式、顏色也算不錯；可是我剛買到手，又在一家商店看見一種布衫，比這件還好，還便宜。唉！多倒霉呀，一件小布衫就多花了五分錢。”他說着，眨眨眼睛，瞅瞅王四黑。四黑也扭頭瞅瞅他，但仍然沒有答話。

“呵！你別覺着五分錢不算啥！”他打着手勢，“這天上不下錢，地下又不長錢，咱得凭力氣去掙。你說說，要买东西，缺一分錢行嗎？”他搖着腦袋，像是要和四黑爭吵起來。其實四黑并沒听清趙旺說的是啥。

王四黑心里想的是：前些日子他岳父——邢庄“曙光”社主任——到他家去過一次，和他們社長三人對面說妥，願將“曙光”社的“歪脖張”高粱種子換給他們社几斗。說起這“歪脖張”，在全縣技術推廣大會上都被評為最好的種子，產量大，抗風。“曙光”社就是凭這“歪脖張”評為丰產社。他又想起最近報上報導的安國縣開展丰產賽經

驗，社里計劃今年也要爭取千畝豐產，種子可是件大事啊！一畝地需用一升半，五百畝呢？他想着想着便伸出手指計算。

“嘿！嘿！”趙旺見四黑低著頭、掰著手指算一遍又一遍的，便自以為是地眨眼笑了起來：“你算啥呀？把錢花丟了吧？回家報不對賬，小心媳婦打屁股哩！哈哈！”

“你別逗，”王四黑沒有笑，一本正經地對趙旺說：“我想到前邊的邢莊去一趟！”

“瞧岳父嗎？”趙旺做了個鬼臉，又眨眼笑了。

“哪里，”四黑怪不自然地解釋說：“是取高粱種。咱社長都和他們講妥了，告訴我捎回去；不然，另外派人，還得占一個勞動日。”

說著，他跳下了車，將鞭子遞給趙旺，一邊緊著腰帶，一邊囑咐：“你到前邊的大青石頭下停車等我，可千萬別過‘嶺’啊！我扛上種子，不落腳就趕回來。”他說完，踏上雪後無人行走的小道，直奔邢莊去了。

車停在大青石頭附近的道旁。

天色漸黑了，月亮慢慢地升起來。天邊上湧過一塊塊的烏雲，向南移動著。月光也越來越暗，大地上霎時拉上了一層夜幕。但銀白的雪地，代替了夜晚的燈光，使趙旺能夠看出很遠。他注視著四黑去的方向——邢莊已經模糊不清了。他坐在車上，呆了一小會兒，不知為啥，便從一個口袋里，將這次進城買的東西，一樣一樣地掏出來，一樣一樣地都摸一遍，仿佛怕丟了似的。然後又一樣一樣地

裝进口袋里，用細繩使勁扎住口袋。他盼望王四黑快些趕來，過了嶺，還有八里路，一搖鞭子就到家了。他想，這個時候，大概媳婦正支着火爐給他炒飯、女兒小萍正手把門框，歪著頭向外張望吧？他不由得急躁起來：“來回才三里路，莫非你要走一宿！”他在心裡埋怨著四黑，在他看，四黑早該趕回來了。“就說新姑爺進門吧，多嘮扯几句，可也該想想我趙旺在這裡受著寒風冷凍！”他不滿地嘟囔著，扭頭向邢莊那邊望一遍，還沒有四黑的影兒；他一頭歪在車上，不一會，昏昏沉沉地合上了眼睛。

在睡夢里，他看見王四黑扛著種子趕回來了。他氣的沒有理睬他，催馬加鞭，飛快地過嶺進了家。他剛進屋，便叫媳婦把口袋繩解开，媳婦拿出他買的東西，笑的合不上嘴。他得意地一樣一樣告訴價錢和購買的經過；那塊花布做棉衣真好看，全村里找不出第二份……

突然，他覺得身子一斜，從夢中驚醒了，一看，不覺吃驚叫起來：“啊！車已經上嶺了！”他懵頭轉向四下張望，身邊沒有王四黑，再一看，不由得大叫了一聲：“啊呀！我的活媽呀！”頭也突然大起來，身上立時冒出冷汗。原來車已經離了嶺道，車身掉在陡坡邊，馬兒正奮力地向坡上掙扎，四蹄繃得很緊，鼻孔里喘粗氣。趙旺一帖轆跳下車，迷迷糊糊地晃了幾晃，抱住車轅柱，搖著鞭子拚命地嘶叫。因為他知道，這“黃土嶺”雖沒有岩石，但禿光光的陡坡下面是兩丈多深的懸崖呀！他也知道，很早以前，這裡出過險事情：有一個趕牛車的山客從這兒滾下去，

車、貨摔得粉碎，牛脖子折斷了，那山客的腦袋也栽在脖腔里。他一面着急打馬，一面帮助馬向上拉。他摸摸馬，馬像才从水里捞出来，已經是滿身汗水，它吃力地搖着头，像是告訴主人，它已經不中用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赵旺是不能放松馬，他不打它了，却一声紧似一声地吆喝。他想：即使拉不到坡上去，也不能倒退一步，要是退一步，那就……他真不敢再想下去。

他破着嗓子喊叫多时，車仍是一絲不动。这时，他忽然意識到，总这样的喊叫、打馬是危險的，倘若馬一时掙扎不住，跌倒或退步，就会連車帶馬一块滾下坡去；后来他很小心地繞到馬头前，两手用力扯住馬韁绳，一步也不放松。那馬搖着头，嘴吐着白沫喘粗气。

“救命啊……来人啊……”赵旺扯着嗓門焦急地喊着。

王四黑从岳父家取了种子，岳母娘拉住衣襟不放，一定让他吃点飯再走，可是四黑惦记着肥料和車，哪里留得住。他順着来时的雪路脚印，大步大步地跑着。冰冷的雪片翻在脚后跟，滾在他的袜筒里也觉不出。奇怪！他赶到約定的地点，車却不見了。他猫着腰仔細地往地面瞧了又瞧，軋在雪地上非常显眼的車輪印迹，使他判断明白車已經上岭去了。他脚不停地就追上岭去。

刚刚跨上岭腰，便隱隱約約听見远处傳來嘶哑的喊叫声，他立刻止住脚步，斜着耳朵靜听。喊声非常焦急而且單調，嗓子好像已經喊破了。“是赵旺嗎？”一个凶險的念

头钻到四黑的脑子里。听声音，实在分辨不清是誰。他心里紧张起来。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头，使他忘掉了身上百十来斤重的种子和脚下滑溜溜的雪地，飞也似地跑上岭去。顺着喊声，发现前面岭道坡下，有一片黑黝黝的东西，他便赶紧喊話：“那是誰？”

“是……四黑，你，你，你快，快……”赵旺颤抖着嗓子，再也說不出話来了。

四黑扔下种子，跃身跑到車前，借着雪光，一眼看得清清楚楚，呀！多么紧要的关头啊！要迟延一会儿，車馬全会被摔坏的。怎么办呢？卸下馬吧，車立刻会翻下悬崖。这車，是全社的啊！眼下社里車还不够用的呢，可不能这么办！那又該怎么办呢？如果从車上卸下几袋肥料，車就可能拉上坡去。但他又一轉念，这样做是危险的。也許正在人上車时，由于車的搖动和載重增加，馬儿掙扎不住，那就全完了。啊！如果用大石块預先頂住車輪，……但这秃光光的鋪滿深雪的黃土岭上，哪里去寻摸大石头呢？

突然，一个想法像火花一样在他心里閃了一閃，跟着他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身板，猛然扑到車輪后边，两手敏捷地将車輪旁的雪推到一边，然后用脚在地面上蹬了两个深坑，两脚蹬牢，右膀靠紧右車輪，手扶住膝盖，胳膊像棒槌似的撑得笔直。

“赵旺，”他叫道。“快松开馬！快上車卸肥料，快！快！”

赵旺一見四黑的行动，臉吓的煞白，忙喊：“不行啊！不行！”

“行啊，你快上去吧！”四黑催促赵旺。

赵旺也不敢多耽擱時間，只好松开馬，迅速地爬上車。

四黑用尽全身力气，抗着車輪，他觉得右肩上像一座大山压了下来，他狠劲地咬紧牙，沉住气，一絲不动。但霎时他感到右肋一股热辣辣的疼痛，头也昏漲得厉害，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……

赵旺为了減輕四黑的压力，在車上不住声地吆喝着馬，两手忙成一团，轉眼功夫，卸下了十多袋肥料。跳下車，扯过套绳，搖鞭使劲地打馬、喊叫，馬儿猛力向前一躡，“轰隆隆”車被拉上坡了。赵旺趁机紧赶几步，将車停在平坦、較寬闊的道路上，他高兴地眨眼喊道：“天爷呀，可拉上来了！”

当他回过头来，却望不見四黑了。

“四——黑！四——黑！”他立刻大声地向坡边喊叫。

岭坡边，靜悄悄的，听不見四黑答話。

赵旺不知为啥，心里突然一惊，几步跑过去，弯腰一看：四黑臉貼着雪地，一絲不动地趴在岭坡边，两脚仍然用力蹬着原来的土坑，胳膊压在身底下。原来是因为用力过猛，在車离开他肩膀的同时，昏过去了。幸亏两脚蹬得結实，險些沒滚下岭坡去。

“四黑！四黑！”赵旺焦急地伏在四黑耳边喊，听不見

四黑吭气。他小心地把四黑抱到岭道上，伸手摸摸他的心口窝，噯！在卜卜地跳动哪。他赶快用力把四黑扶坐起来，一手抱住他的胳膊，一手捶他的脊背，口里喊：“四黑，醒醒，醒醒！”

四黑慢慢醒过来，睁开眼想看什么，赵旺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便大声告诉他：“車已經完全拉上坡了！四黑，你現在觉得怎样？”

四黑微微地笑了下，沒有說話。

圓溜溜的月亮，已經升在高空，在云彩中串来串去，照耀着白銀般的雪地，照耀着四黑的臉龐。

赵旺把肥料、种子装上車，然后将四黑搀扶上車去，脫下皮大衣盖在四黑身上。

車往前走动了。赵旺小心翼翼地赶着，听着車輪的有节奏的滚动声，眼里禁不住湿润起来……

1957年2月

牛 倌 爷 爷

您还是找“牛倌爷爷”嗎？又来晚啦。今早太阳刚冒紅，他就赶着牛上山了。

您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一個人？我也很难說清楚；但可以片片断断地和您說說。

“牛倌爷爷”是社員們对他的称呼。他本名叫高喜，是我們社主任高继先的爸爸。他的历史据說也挺简单：光着屁股、还不会数一百个数的时候，就当小牛倌；像我这么大——我今年十八岁——“升”了个二牛倌；后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又“升”了大牛倌、老牛倌；直到他滿腮鬍髭、都够当标准的爷爷、太爷的資格时，地主还喊他“老牛倌”，一句話，他这一輩子淨放牛了。所以，高喜这个名字，虽說是他爹为他一生喜順，特請董九先生查字汇給他起的，但总沒有叫出去。李运昌同志带着游击大队打鬼子的时候，一位八路軍連长喊他“高喜大爷”，他高兴得逢人就讲：“嘿！嘿！他还說謝謝高喜大爷。嘿！嘿！我就叫高喜，高喜就是我……”虽然他高兴別人叫他的名字，

但誰也不好意思对七老八十的人提名道姓，只是社里會計公布賬時，一年叫他有數的幾次。平時，大家都稱他“牛倌爺爺”。

他的模樣兒，我也形容不好，反正人們見了他就想笑。臉盤不大，嘭嘭嘭的圓；眼皮有些泡腫，顯得兩眼總是眯縫着；鼻子像蒜頭；嘴唇長而寬厚，靠近嘴角兩邊，一對雪白的虎牙向外支着，將灰白色的兩撮鬍鬚翹在兩邊，構成一副自然的笑模樣。所以，別人見了他，總是忍不住地想笑，他反怪別人光笑。他的身子稍微有點駝背。手里總離不了兩樣物件：一個是丈八長的枣木杈子，趕牛走路用；再就是一支橫笛，一個人在山里時消閑解悶用。雖然他一生盡和啞叭牲口打交道，卻練出了一副滑稽嘴片。特別是去年合成高級社，他的牛群增添了五十頭，不知怎的他越發地愛說愛逗了。有人說他得了“瘋魔病”，他說有病沒病我自己知道。比方，隔壁的社員李小四，鋤地回來從他家門路過，他總是一揮手一哈腰，打趣地謙讓道：“到我家歇歇腿再走吧？”或者說：“到屋里喝碗水吧！不嫌稀就中。”或者告訴人家：“你們家他嫂子做好飯了，小米干飯熬豆角，又硬又爛。”平常他放牛回來剛剛關好圈門，小孩子不容他吃飯，就抱着他的大腿讓給讲故事。其實，他並不會講什麼成本大套的故事，只是不管哪朝哪代、古今中外，東一句西一句地講起來，說什麼“包文正鐵面无私，一怒剷了諸葛亮”，逗的大家笑得牙巴骨發酸，小孩子困的都抬不起眼皮來，也不願回家睡覺。

呵！这老头儿就是有意思。如果您和他在一起，有天的愁事，也会丢到九霄云外。昨天，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和他在山上玩了一天，真把人逗的够呛。

是这么回事。前天夜里突然下了一场暴雨，他光着身子跑出去看牛，被雨激了，早晨起来一个劲地打喷嚏，嘴唇上流着清鼻涕。吃饭时，儿子让他歇一天工，他不满意了：“你这是孝敬我，还是想毁我的威信？让人家说主任的爹是‘特殊社员’啊！”畜牧股长说了，让我去替他一天。和他一商量，这老头二话没说，“叭”地搁下饭碗，从门后摸起枣木杈子和横笛，急冲冲地走出去，“哐啷”一声拉开牛圈门，大大咧咧地轰着牛走了。我从来没见过他生气。今天，无法，畜牧股长要我背上几个苞米面饽饽，赶去帮他的忙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好照看他。我顺着牛群的蹄印，追奔石门沟去了。

那石门沟，沟门两边岩石耸立，沟内并排行不过两辆车。走进沟门再瞧，呵！又宽绰啦。五丈多宽的细砂干河沟，河沟两边还有大块条形的山地。再往里走一里多路，才是青草坡大牧场。

我刚跨进沟，就望见牛群的影儿了。紧跑几步，看得清清楚楚：一百来条毛色不同的牛，拉成长蛇阵，规规矩矩地顺着砂河沟往里走。“牛倌爷爷”呢，他哪里像个生气的人哪，歪着身子，坐在最后那条大青牛的脊背上，脸儿迎着初升的太阳，手端横笛，吹着四季调。吹着吹着，又放开他那宏亮的公鸭嗓，唱了起来：

一夜哟，春雨哟，草儿青——哟！

牛倌我返老又还童哟。

大呀大，咧呀咧……

他唱着唱着，两支胳膊又扭动起来。

“表演的真好啊！”我忍不住地大声喊道。他立刻不唱了，扭过脸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吓了我一嘴巴白鬍髭。”他説着，笑盈盈地下了牛身；我也紧跑几步，赶上了他。

“你又来干啥？是不是畜牧股长派来的‘密帮’？”——他真会起名字。

“不，不，”我搖着头，但不知該説啥好。

“听说你还想考高中呢？为啥不在家温习功课？”

“我不想再考了。”我趁机答道。“我准备像您似的，将来当个‘牧师’。今天我没啥事儿，特来向您实习。”

“啊！啊！”他看了下我身后背的飯袋，笑微微地点了点头，看样子是似信非信；不过，我知道他平时很爱和小伙子在一块玩，现在我既然来了，他不会撵我回去的。

果然，他哈哈一笑，一拍胸脯，两腿一叉，身板晃了几晃，装做一副山寨王的姿态，拖着腔道：“不管尔等来‘密帮’也好，‘认师’也好，随我上山去者！”説着，左手一掬枣木杈子，打个“旋风脚”，轉身騎上了大青牛，“忒忒”地走了。

上午，我俩把牛撒在东大洼的草坡上，那儿长着膝盖深的狗羔草、山豆秧，牛儿真爱吃。不大一会儿，把肚子